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小刀会起义



1853——1855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是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武装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义军不仅多次打退清朝军队的围攻，而且也曾打退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上海小刀会起义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长达17个月之久，在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组织形成

在清朝政府的残暴专制统治下，南方各省出现了以秘密形式组成的反抗团体，上海也是如此。上海是五方杂处的地方，除上海本地人外，还有大批外来的广东人、福建人和浙江人，以及其他省份的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人员复杂，所以这类民间秘密团体显得很复杂，其中主要的秘密会党是天地会，其次是小刀会，还有其他一些秘密团体。

天地会大约创立于清朝康熙或乾隆年间。它尊崇天地，“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有供奉香烛、饮鸡血酒等结拜仪式，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或作举）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等口诀，其活动范围遍及福建、台湾、浙江、广东、广西、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四川、山西、云南、贵州等地。有的地方把天地会改称“三点会”。有诗这样写道：“三点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养成锐势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有的地方还把天地会改称“三合会”，这一名称是取“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结合，有吉祥之兆，保证成功的意思。三合会的结拜仪式和口诀等都和天地会相同。三合会中流传这样的诗句，“三合河水出高溪，阳春庙里有诗题，你今吃了三合水，保佑五主早登基。”入会仪式是要饮一口水，就是诗中所说的“三合水”。从上述材料看来，天地会的活动地区也较广泛。

天地会是由刘丽川传到上海来的。刘丽川（1820——1855年），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本人是农民，他看到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人民流离失所，便投入了反清斗争。最初，他在香港参加了天地会，1845年11月19日，由劳德泽传斗，接任该天地会领导人，开始暗地招募军士，进行反清活动。道光29年，刘丽川从广东来到上海，他会说英语，因此先是当糖业揖客，后又当丝茶栈伙计，他还以抄录药方书替人治病为职业。说也奇怪，他治病很有效验，不少人慕名而来。对于前来求医的贫苦人，他慷慨相助，不收诊费，有义侠之风，豁达大度，和蔼可亲，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与此同时，他积极从事天地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动员广东、福建的船上水手入会。由于他有很强的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头脑灵活、目光敏锐，又具有很高的威信，所以他被推为首领。

作为民间秘密团体之一的小刀会，原先有两个流派；一是由北方白莲教系统的大刀会演变而来，流行于安徽北部；另一个是南方天地会的分支，流行于福建。这两个流派的小刀会的宗旨、组织、仪式都不相同。上海小刀会是从福建传来的。

除天地会及其支派小刀会外，当时上海一带还有双刀会。罗汉党、青巾会、编钱会、宁波帮、福建帮、南京帮、江北帮、底作帮、蓝线党等秘密团体。这些大大小小秘密会党与帮派，各立门户，时常为扩充各自的势力范围发生械斗，尤其在福建人和广东人聚居的地方比较突出，械斗屡禁不止。械斗的结果往往是一败一伤或者两败俱伤，不利于反清斗争的开展。为了消除

它们之间的敌对情绪，有必要将这些会党与帮派组成统一的团体。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江苏南京、上海及其附近地区，清军驻防力量大为减弱，5月中下旬闽南小刀会在黄德美、黄位的领导下于海澄县起义成功。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上海一带原来属于不同会党和帮派的数千群众跃跃欲试，准备奋起反清。于是，他们采取行动，组成一个统一的名为上海小刀会（又称匕首党）的秘密团体。

上海小刀会的组成，也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使清朝政府在上海的统治削弱有关。当时、上海的清朝当局面对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猛烈冲击和列强不断侵略扩张，自顾不暇，也就不能对秘密会党进行有效的镇压，这就为小刀会的活动留下了空隙。小刀会这个组织包括了当时上海本地以及福建、广东、浙江宁波、江西等地在上海的秘密团体。上海小刀会是在1853年5月下旬至7月间成立的。在这个新的统一团体中，代表天地会的刘丽川被拥戴为首领；代表小刀会的李威池为第二位领导人，李仙云、林阿福、陈阿林都是重要的领导人；代表百龙党的潘起亮、朱月峰、蔡永良、张汉宾和罗汉党的徐耀等人，也都是小刀会的领导骨干。

小刀会的会员身上都藏有一把小刀，作为标志，刀长一尺七寸，上带一块方布，分别书彪（bido）彪（sh6u）彪（h6）彪（h6）翘（T0ng）五字，作为记号，又刻木戮，上有奇异之字，不可意解。这种以为记号的方布，就是小刀会的“腰凭”，背面针有“顺天洪英义兴公司”的红印，说明上海小刀会还使用“义兴公司”的称号。

上海小刀会成立后，减少了各会党帮派之间的矛盾，使原来各自分散、独立的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为展开大规模的反清斗争，做了十分重要的组织准备。但这种联合并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小刀会内有七党，闽广为五党，宁波、上海各为一党，这对小刀会以后的反抗斗争，投下了阴影。

小刀会成立后，积极发展组织，参加者主要有航运水手和农民，还有手工业者、商人、华侨、城市劳苦群众和游民等。在上海的广东和福建等地的船夫水手处境艰难，踊跃参加小刀会。小刀会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参加者成分复杂，包括了社会上的许多阶层。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即将爆发。

二、起义成功

上海小刀会建立后积极发展组织，准备起义。清朝当局力图挽回危局，以维护其腐朽统治。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

早在 1853 年春太平军攻占南京后，苏松太道吴健彰见形势危急，急忙招募乡勇，举办团练，以防御太平军的进攻。他挑选广东乡勇数百人为亲兵，派李绍熙团练广东人，李仙云团练福建人，徐谓仁团练上海人。他还命各乡堡办理团练，令百姓出捐，各守村镇。吴健彰原本是个商人，靠花钱买官，担任了苏松太道，他没有统治军民的行政经验。曾有士绅告诫他说：招募外兵不如招募本地人，外兵不但起不了什么作用，还会惹是生非。本地人守家在地，保卫家乡必定尽心竭力。江苏、浙江人胆小怕事，又诡计多端；福建、广东人强悍无理，违法乱纪，还是本地人靠得住。应像明朝戚继光那样办团练，奖励勇敢的人，惩罚懒惰的人，赏罚分明，可使众人受到教育。吴健彰对这一忠告当成了耳旁风，根本没往心里去。他所招募的丁勇，腐败无能，白拿官饷。他们既不练兵习武，又不尽心巡查，而是整天泡在茶坊酒肆里，聚众赌博吸烟。当时曾有人效仿唐朝刘禹锡的《陋室铭》写下这样的诗：“号衣二片白，烟铺一灯青，可以沽美酒，误拳经。无胡笳之乱耳，无战斗之劳形。”这说明这些丁勇是不能担负起防堵太平军重任的。但是会馆董事们是愿意办团练的，他们可从借机壮大自己的势力，增强操纵地方事务的权势。秘密会党帮派的成员为打进敌人内部，也积极报名应募，这就扩大了会党的力量和影响，为起义创造了条件。

太平军并没有马上东下，清朝当局负担不起办团练的官饷，下令裁撤团练，被裁下来的人自然不满。在团练中的会党帮派成员也对清朝当局不满。一次，充当大东门外紫霞殿勇头目的百龙党潘起亮、张汉宾带领手下几十人，与城内道署后地藏庵勇发生械斗，吴健彰对被抓住的参与械斗的人，严刑拷打。署理上海知县袁祖德抓到潘起亮和张汉宾后，命人用藤条对二人严厉抽打，后又锁在县署前的大石上。终因抗粮农民冲击县署，二人才得以逃脱。袁祖德对被捕群众滥施淫淫威，残酷用刑，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同年夏秋之交，上海小刀会积极准备举行起义。刘丽川派人到广东南海佛山镇（今佛山市），同当地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约期起义。与此同时，青浦抗粮农民也参加了天地会，与小刀会联合起来，准备联手抗清。清朝当局几乎闻到风声，8月10日，吴健彰发出告示，要求人们解散会党，改恶从善，到官府自首，知情者要报案。他想用威胁恫吓的办法分化瓦解小刀会。8月中旬，袁祖德带领几百名官兵，到县城北门小刀会处所搜查，逮捕了领导人李咸池等 10 余人。吴健彰又召集各地会馆董事，让他们去压制准备奋起反抗的群众，让地主士绅阻止船伙中的小刀会众人参加起义。9月2日，吴健彰派人在福建会馆前架起一门大炮，准备镇压小刀会。

小刀会领导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利用团练作掩护，在敌人内部发展自己的力量，抓紧筹备起义。起初，刘丽川准备在这年冬天清朝当局办理漕粮北运时起义，夺取漕浪，作为起义军的粮食来源。因吴健彰下令解散秘密会党，刘丽川便决定提前起义，预定在9月18日举起义旗。大街小巷盛传小刀会将起事，城中绅商纷纷迁徙他处。上海小刀会领导人与嘉定和青浦方面商讨，最后决定嘉定首先起义，上海方面紧随其后。

9月5日，嘉定起义爆发，第二天消息传到上海。清朝当局惊慌失措，

立即加强防范。上海小刀会领导人决定马上起义。9月6日这一天，他们将各店铺的红布购买一空，以使用红布包头作为起义军的标志。地主豪绅连夜纷纷逃出城外。

9月7日凌晨，文庙正举行祭祀孔子的大典，刘丽川等指挥600人左右的小刀会众人，头戴红巾，手持器械，潜至小东门与北门附近，驻扎在小东门内的广东籍壮勇700多人，作为内应，打开城门，小刀会众人蜂拥而入。北门附近会众也冲进城，两队会众向知县衙门冲去，城内守备人员纷纷作鸟兽散，很快逃得无影无踪。县署中的40名广东乡勇，也是小刀会成员，他们戴上红巾，加入起义行列。署理知县袁祖德被起义军当场抓住，他在起义军面前还硬充好汉，以天子命吏壮胆，死活不肯交出印信。曾受其迫害的潘起亮，挥刀向前，砍掉了袁祖德的一个手指，其他起义军挥舞刀矛，袁祖德登时一命呜呼。起义军随后打开监牢，释放了被关押的群众。

起义军又向道台衙门进攻。吴健彰负隅顽抗，他让人打开重门，又向空中开枪开炮，想吓退起义军，未能得逞。他凶相毕露，命令勇丁向起义军开炮，不料勇丁却把炮口调转过来，原来他们也是小刀会成员。他们从腰间取出红巾，吴健彰吓得魂飞魄散，终被起义军活捉。昔日凶神恶煞般的吴健彰，此刻成了丧家之犬，他像一只哀怜的小狗一样乞求饶命，拱手交出了官印。起义军占领道署，销毁科房案卷，缴获了道库内储放的44万两银子。

起义军将道署作为大本营，又去攻打海防署和参镇署等衙门。清朝当局的文武官员，有的脱掉朝服，混在人群中逃到城外，有的见末日来临，自杀身亡，有的到处躲藏。起义军在3个小时内就占据了清朝当局的主要衙门，并控制了全城，每道城门都有起义军把守。

起义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推翻了清政府在上海的统治，随即建立政权。根据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这个新生政权称“大明国”。刘丽川称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李威池称平胡大都督。随后，陈阿林被封为左元帅，总理军务，林阿福被封为右元帅，兼署上海县事，陈芝伯为护理副元帅，徐渭仁为参谋，总理财政，潘起亮为飞虎将军，徐耀为常胜将军，蔡永良为扫北将军，张汉宾为征东将军，朱月峰为征南将军，周秀为正印将军，刘海、曾七、吴进为将军，李绍熙为掌一切军机，李少轩为筹办大军务，主持总府，谢静轩为总办军务，沈国华为参赞大臣，徐星怡为随营参赞，陈晓湖为参赞，吴兰台为参谋，沈纪明为筹办粮务，曹子房为筹备军械，潘清泉为游击，夏祖望为筹防局主，陈阿明、林阿周、刘进等人为先锋，萧奎为太医院等，他们均为大明国的领导集团。

当日下午，刘丽川、李威池代表新政权发布告示，揭露清朝政府的腐朽暴虐的罪行：贪官污吏，布满市朝，少廉鲜耻，横征暴敛，卖官鬻（yù）爵，豺狼当道，剥削民脂民膏，官府如同盗贼。告示言明起义军的宗旨，目的是剿灭贪官，以除残暴。同时要求城中百姓保护正常社会秩序，士农工商，各安常业。告示严明起义军“军令如山，秋毫无犯的纪律”，提出“四斩”之原则：“不听号令者斩，奸淫妇女者斩，掳掠财物者斩，偷盗猪狗者斩”。这些对于小刀会的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起义军乘胜前进，9月8日早晨，他们进攻设在外滩的江海关，缴获了藏在那里的许多枪械，附近百姓也冲进了江海关，将桌椅、门窗、板壁等物全部搬走，这个清政府的征税机关顷刻间就被捣毁了。起义军还查抄当铺，责令富户捐出银两，同时保护商民，派人维持秩序，对乘机抢劫的盗贼，当

场正法。起义军纪律严明，不掳财物，不扰害居民。起义军纪律之好，连外国人和清政府也不得不承认。

起义军深受上海人民的拥护，人们踊跃参加起义军，入伍者络绎不绝，在起义军占领县城的当天午后，就有 1000 余人参加了起义军。9 月 8 日，周立春带领嘉定、青浦的起义军 4000 人前来上海，增强了上海起义军的实力。起义军为扩大和巩固革命政权，由上海、嘉定两路派兵出击，9 月 9 日占领宝山，9 月 10 日占领南汇，9 月 13 日占领川沙，9 月 17 日占领青浦。在 12 天内，攻占了 6 座县城。不久，苏州的天地会和镇海、宁波的双刀会也发动武装起义，响应上海小刀会起义。

上海小刀会起义给清朝封建统治者以巨大的打击，从皇帝到“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都发出哀鸣。向荣沮丧地说：上海及其附近地区，是苏南的“菁华之地”，上海的关税是“江南大营”军饷的主要来源，而且即将到来的漕粮海运，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清政府为了保护上海这一重要的经济命脉，从“江南大营”抽调一支有相当实力的反革命武装前往上海及其附近地区，镇压小刀会起义，在“江南大营”帮办军务的署理江苏巡抚许乃钊是这支反革命武装的总指挥。

清朝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极端重视，说明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给予清朝封建统治的打击，是多么沉重！

从上海小刀会起义胜利的第一天起，外国侵略者就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美国传教士晏玛太和美国公使马沙利，为营救被俘的道台吴健彰，向刘丽川耍了不少花招，进行各种欺骗，最后把吴健彰劫走了。吴健彰脱逃以后，重新组织力量向上海小刀会进行反扑。

三、清军围剿

1853年9月5日至17日，上海小刀会连克6城，随后以主力向太仓进攻，想与苏州的天地会互相配合，夺取苏州。清军镇压了苏州的起义组织，派兵增援太仓，起义军与清军展开激战。9月14日，起义军攻入太仓城，因清军援兵赶到，起义军被迫撤出战斗。16日，起义军1000余人再攻太仓，被清军阻击，折回嘉定，清军立即向嘉定反攻。9月22日，清军攻入嘉定，周立春被俘后遭杀害，嘉定起义军由徐耀率领，退到上海。嘉定失守后，起义军力守上海，迅速从青浦、宝山、南汇、川沙等县退出。9月28日，清军许乃钊部队进驻上海郊区，徐耀率兵反攻嘉定时，被清军打回上海城。从此，小刀会由进攻转入防御阶段。

这时，美、英、法等西方列强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是袒护清军，目的是从清政府那里索取权益。如小刀会在占领上海后，吴健彰有一批枪械弹药，本已成为小刀会的战利品，却被美国运走，转手交给吴建彰。吴健彰在租界内依靠美国的庇护，对起义军进行军事进攻。为此，刘丽川曾致函英、美、法各国领事，斥责美国掩护吴健彰的行为，并决心要消灭吴健彰所指挥的军舰。

11月3日，吴健彰的船队在总兵泊承升的率领下进入吴淞口，他以前雇往镇江镇压太平军的美国船只也赶回来配合，南汇士绅雇募乡勇几百人 come 上海，他们的船只也加入了吴健彰的船队，加强了清军在水路的攻势。

11月6日傍晚，清军船队向起义军炮台猛轰，起义军以火炮回击，打退了清军船队的进攻。11月8日早晨，四五百名起义军出小东门欲至南门扎营，遭到清军战船阻击，起义军伤亡惨重，100余人落水，80余人被俘，并损失了一船火药。11月9日清晨，吴健彰派奸细入城向起义军谎报军情，说清军船队要开往镇江去镇压太平军。第二天，吴健彰和泊承升统率船队向黄浦江下游行驶，没走多远便调转船头，向上海县城驶去。他们的船队混在外国轮船之间，向起义军炮台炮轰。吴健彰的用心非常险恶，如果起义军怕伤及外国轮船，不敢发炮还击，他们便乘势摧毁起义军炮台；一旦起义军还击，他们便借机联合外国势力，共同对付起义军。在攻守两难的情况下，起义军沉着冷静，伺机应战。当清军战船驶过外国轮船，一步步向炮台逼进的时候，起义军抓住战机，从各炮台和两艘战船上向敌船猛轰，炮火非常准确，打得敌人狼狈不堪。清军“克隆”号战船受到重创，急忙逃窜；一艘黄色舢舨沉入江中。另一艘舢舨遭到炮轰后也失去控制。敌人的第一队战船被击败了。

敌人又组织第二队战船发起进攻。起义军战船“格兰里昂”号冲上去迎战，清军一艘战船从后面拦截，并从了望台上搬出大批火药罐，一齐向“格兰里昂”号甲板上掷去，“格兰里昂”号顿时起火，浓烟滚滚，不少起义军战士被烧伤。敌人见此招很灵，又用同样的办法袭击起义军“司奈皮”号及其他3艘战船，这几艘战船也相继起火。结果，起义军损失5艘战船和3尊大炮，200多名战士牺牲，91人被俘，起义军损失巨大。

清军船队又几次向起义军炮台猛冲，遭到了起义军的顽强抵抗，他们占领起义军的企图落空了，最后只得退回。

清军船队攻占炮台未能得逞，便分出一支部队登陆，到处放火，烧毁民房。他们认为小东门外一带的民房是隐藏起义军的地方，因而要烧毁起义军的隐匿之所。顷刻之间，到处浓烟滚滚，烈火冲天，一幢幢民房在烈火中倒

塌下来。一日之间，清军烧毁民房不下 1500 多幢，从黄埔江边到城厢附近，被烧成一片废墟，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清军还趁火打劫，掠走大量的商品、鸦片、食物和金银财宝等。

当起义军与清军船队在县城东面激战的时候，清军将领吉尔杭阿与虎嵩林率领的 3000 人，开到北门与西门外，妄图从背后袭击起义军，很快被起义军的巡逻哨兵发现。清军先头部队见无动静，便由云梯登城，最先爬上来的三名清兵，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砍倒了。起义军向其他敌人开炮猛烈轰击，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清军大败而归。

11 月 10 日这一天的激战，起义军共消灭 300 多名敌人，其中还有一个外国侵略分子。起义军英勇顽强，表现出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此战之后，起义军在小东门外构筑 7 座炮台，并向外国人购买一些大炮，排列在那里，以加强防卫力量。

清军攻城不克，又改变战术，每晚派兵勇骚扰，弄得起义军疲惫不堪，第二天清早起义军休息时，清军又去进攻。11 月 17 日早晨 8 时左右，虎嵩林等率领清军，在县城西北发起进攻，先头部队几百人呐喊着向起义军冲击，抛掷大量的火球等其他投掷物，然后树起云梯登城，已有七八人登上了城墙，同时大量清兵冲出军营，用火绳枪、火铳和其他武器向城墙射击。起义军吹响螺号，奋勇还击，向敌人投掷火弹、火罐、灰包和巨石，战斗非常激烈。登城的敌人很多打得坠落下去，已上城墙的敌军寡不敌众，3 人当场被击毙，其余见势不妙，跳墙而逃。在起义军的猛烈火力攻击下，敌人只得撤退。

与西北面清军相呼应，南面清军也展开攻势，重炮轰城，轰塌城垛 10 余处，并施放火箭，烧毁城上的起义军帐房。起义军予以还击。与此同时，吴健彰和泊承升率领战船，在小东门码头一带，向起义军炮台进攻。起义军以炮火还击，炮声轰轰，连绵不绝，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最后敌船退往苏州河口。这一天，起义军经过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从三个方面的进攻，保住了上海城。

11 月 20 日，清军再次向大、小东门发起进攻，起义军进行抗击，豪绅许耀等人在南门城上，招引清军由此攻城，清军不明虚实，不敢轻易相信，怕吃亏上当，许耀等士绅的“好心”白费了，他们只得哀叹着散去。11 月 25 日，起义军几十人出大东门，袭击清军营盘，清军吓得大惊失色，前娄县知县刘郁膏整队出来抵抗，起义军才退入城内。

上海县城坚如磐石，屡攻不下，咸丰皇帝急得如热锅里的蚂蚁。他于 11 月 17 日发出上谕：“上海为重要的通商要口，若不及早剿灭小刀会，将会影响来年办理海运，江浙两省的漕粮就不能北运到京，所以事关重大，他命令许乃钊督同吉尔杭阿、吴健彰等人，迅速剿灭起义军，不能再延误。”11 月 28 日，咸丰皇帝又下诏书，派怡良、许乃钊等，迅速攻剿上海小刀会，不让小刀会在上海再盘踞下去，再致勾结蔓延。在咸丰皇帝的一再催促下，清军加紧了对县城的围攻。清军在城西四明公所内偷偷修筑炮台，运来一门门强火力的大炮。同时清军又在营盘内造好许多高台，与城墙一般高，顶上作成倾斜面，以便作战时把这些高台放在城墙边登城。清军还在高台上面演习攻击，这些高台，实际上是一种较稳固的云梯。经过一番准备和策划，清军开始了大规模的连续攻城。

12 月 1 日，四明公所的炮台安装完毕，清军便发炮轰城，同时在县城的北门和南门外攻城，起义军顽强抵抗，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打死敌人

19人，打伤多人。吴健彰的船队也向炮台进攻，同样遭到起义军的还击，清军船队受到重大损失，“克隆”号战船遭到起义军炮火的轰击，损伤不小，连船长也受了伤。

12月2日，清军从水陆两路轮番轰城，起义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开炮还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12月3日早晨，大雾弥漫，清军携带云梯、喷筒，准备乘雾袭击县城，起义军也装扮成清军模样前往袭击四明公所炮台，两军相遇展开激战，起义军边战边退，直到日出雾散，才返回城中。这次战斗，起义军击毙清军千总陈镇川等4人，打伤10余人，自身也有损伤。

12月4日、5日，清军轮番攻城，起义军在城垣上穿洞，添炮回击敌人。

12月6日，起义军从北门出发，袭击清军营盘，两军交火后，起义军退回城中。见敌人退去，又有400名左右的起义军战士从北门追击，直攻四明公所，截断了虎嵩林等带领的七八百名清军的去路，曾一度占据陈家木桥和教堂，由于清军援兵赶到，被截清军才得以逃命。起义军还冲出大南门，攻击清军水陆各营，双方在激战后，起义军才退回城中。这一天，清军从北面、西面和南面向上海县城发动全面攻击，在两个小时内耗尽所有弹药。起义军在多于自己10倍至12倍敌人的攻击下，英勇地坚守着阵地，向清军发起数次冲锋，最后打退了清军的进攻。

12月7日这一天战斗相当激烈。下午两点半后，吴健彰和泊承升率船队向起义军进攻，为首的“甘普敦”号船驶到黄浦江江面上停下来，向起义军的炮台轰击，其他敌船蜂拥而上，分队炮轰起义军的各处炮台，炮声猛迅如雷，纷纷落在起义军的炮台上及其附近。起义军的炮台是用泥土建造的，很不结实，但对起义军来说却很重要，起义军死死守住炮台，猛烈开炮还击。清军又在东面和南面登陆，向附近房屋投掷火罐、火弹，同时大肆进行抢掠。一小时内这些地方到处是火光熊熊。一个目击者，描述当时的情形：“遍地烧得这样惊人可怕，天上像有雷鸣，地上发出火焰的怒号，爆炸之声有如大海中的波涛澎湃”。在这烈火之中，一座座建筑物倒塌下来，化为灰烬，人门从烈火中逃出来，很多人被烧死、杀死。

陆上火势蔓延，水路清军加紧向起义军攻击，一艘敌船被大风刮近起义军炮台，在滩岸上搁浅，敌人拼命向炮台投掷火罐，起义军对准搁浅船只猛轰，敌船起火燃烧起来。另一艘敌船前来营救，也被起义军的炮火击中。两艘敌船在烈火中都爆炸了，死伤清军50余人。其他敌船见这两船覆灭，再不敢前来送死，慌忙逃走，起义军的炮台仍巍然屹立。与此同时，敌人还在南面和西面的陆路攻城，除了丢下一具具尸体以外，敌人没有占到一点便宜。

清军连续7昼夜的进攻，妄图夺取上海县城，在起义军的严密防守和猛烈反击下，清军屡遭失败。清军在城郊的烧杀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上海县城东郊，原是繁华的商业区，民房店铺栈号相连。吴健彰指挥清军在这里放火，使小南门至大、小东门一带的2000多间房屋被烧毁。原来人烟稠密，非常富庶的东郊，竟变成凄凉无人的地带了。清军趁火抢劫，大批赃物被吴健彰掠为已有，都装进大船运回了广东老家。当时的《北华捷报》曾对吴健彰痛斥道：“你这个行将就木的人！只有上海无辜遭难的老百姓，将为你写墓志铭吧！只有那些无家可归的可怜人，以及初冬寒夜那些孤苦零丁的流浪者，才可以刻划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吴健彰等一伙清朝统治者的暴行，激起了上海人民的愤怒和对清朝统治者的无比憎恨。

四、泥城之战

小刀会起义后，英、美、法西方列强就乘机劫夺中国的关税以扩大其在中国的特权。1853年9月9日，上海英国领事阿利国发布通告说：“目前海关行政既陷于停顿，我们就没有遵守海关规章或缴纳关税的义务。”同日，阿利国和美国公使马沙利分别向英国、美国侨民公布了《在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临时规则》，决定进口商、航运商及货运承办人应缴纳的税额，要向本领事馆缴纳，由英美领事代为征收保管税款。这实际上是攫取了上海海关的职权和税款，并抵制清政府重新设关征税。

关税收入对于清政府来说至关重要，用它可以筹措镇压小刀会起义军和太平天国的军饷。吴健彰几次向英国领事催缴关税，阿利国表现得很无赖。他说，中国海关已不存在，中国丧失了对上海的控制权力，其他国商人可以乘机逃税，中国皇帝没有平等法律或条约权利向英国商人追收税款。他还威胁说，由于中国的挑衅行为，英国不得不放弃中立政策，而采取自卫的政策。阿利国矢口抵赖以前的欠税，又否认清政府有重新征税的权利，甚至以实行报复相威胁。法国和英国站在一起，拒绝向清朝海关纳税。

英、美、法虽然宣布“中立”，实际上却利用清朝政府在太平天国革命打击下摇摇欲坠的有利时机，企图通过“修约”来扩大在中国的特权。1854年，英、美、法三国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美国公使麦莲对清朝的两江总督怡良就公开表示修约的要求，说小刀会起义“是一个有力量的、够尊严的运动，有资格向外国政府要求享受交战国的权利，不管他们所控制下的土地是大是小”。他又说：“这些中立的义务，是外国所应遵守的，但可以用条约来修改。”英、美、法西方列强以协助清朝统治者镇压中国革命为条件，来达到他们扩大侵略在华势力的目的。他们的“中立”，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罢了。

清政府对“修约”既不愿承认，又不敢拒绝。因此，英、美、法侵略军便决定对上海城外的清军教训一下，逼其早日屈服，接受外国侵略者扩大侵略的条件。因而发生了1854年4月4日的“泥城之战”。

4月3日，英国以一些偶然事件作为借口，挑起事端。当时英租界仅限于洋泾浜（现在的延安东路）以北，山东路以东的狭小地区。围攻上海城的清军驻在泥城浜（现在的西藏中路）以西。4月4日，英、美两国军队从租界向西出动，英军由南京路向泥城桥、美军由洋泾浜向“新跑马厅”（约在今西藏中路以东），向清军兵营示威。下午4时，美军首先向清军发炮，英军也炮击清军，面对外国侵略者的武装进犯，一些清军开枪开炮还击，在英、美军队的炮击下，清军溃退了。战后第二天，吴健彰亲自出来向侵略者陪罪，表示了停止敌对行动的愿望，作了“租界不可侵犯”的保证，满足了侵略者的要求。

“泥城之战”是中外反革命勾结的一个转折点，清朝统治者对外国官员更亲睦了。清朝地方政权向外国侵略者投降，出卖上海海关和租界的主权，满足了外国侵略者扩大侵略的愿望。“泥城之战”后，许乃钊和吴健彰接受了阿利国的建议，由英、美、法三国领事各派“税务司”一人，以控制上海海关。6月29日，清朝上海地方政权和3国签订“海关征税规则”9款，接着由三国各派1人，组成所谓“关税管理委员会”，上海海关的主权就这样被出卖了。7月5日，清政府承认“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允许

外国侵略者在租界内建立政权和警察。

“泥城之战”后，英、美、法侵略者在强迫清朝当局奉献海关主权从而夺取租界权益的同时，又加紧逼迫小刀会起义军交出县城，以作为对清朝当局的酬答。6月27日上午，英、美、法三国代表进入上海县城。同起义军领导人谈判，谈判没有什么结果，因为起义军对由外国人调停而获得清廷的赦免，不敢相信。7月5日，三国代表再次进城，只在接见室坐了半天冷板凳，根本没人出来接见。7月7日，3人第三次进城，起义军首领不同意离开县城，他们交出一个中立声明，要求刘丽川、陈阿林对起义军发布告示，“禁止持械穿越租界，违者严惩”。小刀会首领随即拟定这一布告，最后经英方核定，告示只禁止持械经过洋泾浜以北的租界地区，没有包括洋泾浜以南的法租界，法方对此强烈不满，法方认为这有损于法国的利益，是对法国的“蔑视”和侮辱，要求再与刘丽川、陈阿林交涉，修改通告。刘丽川和陈阿林为维护起义军的权益，断然拒绝再作更改。

中外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他们加强了对上海县城的围困。起义军谋求突围出城，并频繁地出击敌人。1854年4月7日，起义军乘“泥城之战”后的时机，出城袭击敌人，然后返回城中。4月8日，起义军出西门攻打清军营盘，双方展开激战，起义军受到一些损失。9日，许乃钊被清廷实授为江苏巡抚，他要重整旗鼓，报复起义军。20日，各营清军联合进攻县城，炮声响了整整一天，起义军坚守城池，英勇抗击，清军伤亡惨重。

4月23日黎明，陈阿林率领起义军2000多人，偷袭清军城西刚建成的清军营盘，起义军向敌营抛掷火罐、火箭，将三座营盘全部烧毁。虎嵩林率领清军救援，起义军见虎嵩林的营盘空虚了，又乘虚转攻其营盘，招来清朝援军，起义军便退回城中，这次战斗，杀死敌人60名左右。不久，起义军又出西门，攻打四川兵营盘和法华镇乡勇营地。在起义军撤退时，清军在后面穷追不舍，城上起义军见状，立即发射猛烈炮火，阻止敌人前进。

4月25日到30日，起义军数次出城作战，四面出击，打得清军晕头转向，狼狈不堪。

许乃钊在5月7日向咸丰皇帝呈送奏报，随后同吉尔杭阿、虎嵩林等人策划，认为南门西面一带城根砖石较松，壕沟稍窄，决定在这开挖坑道，轰开城垣，便挑选兵勇，许以重赏，在夜里开挖坑道，并命炮台兵勇轮流施放枪炮，来掩护兵勇挖掘。5月17日，咸丰皇帝看了许乃钊的奏报，非常不快，批道：“贼势并未渐穷，克复实无把握。许乃钊日久无功，借此敷衍，甚属可恶。”许乃钊得知皇帝发怒，惶恐不安，急图攻城。

5月24日，清军的坑道挖成了，当夜填满1200斤火药，封闭坑口，安放好引火线，25日凌晨，清军点燃引火线，随着一声巨响，砖石土块飞向半空，两丈多的城墙被轰塌了，城内几幢民房地被炸毁，100多名清军冲进城来。但城内宽阔的内壕，沿壕布满钉石，挡住了敌人的前进。起义军在壕后的土室中向敌人射击，打死敌人约40名，其余慌忙逃到城外。敌人再次想从豁口冲进城里，城上起义军的枪炮子弹与砖石齐下，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吉尔杭阿亲自督战，许以先登者赏银三万两，畏缩退却者立斩，逼令兵勇冲锋豁口，起义军大批集于城上，奋力抵御敌人的冲击。这时，下起大雨，清军泡在雨中，淋得如落汤鸡，两脚陷在泥中，火绳火药也被淋湿，枪炮失去作用，清军只得撤退，起义军赶紧抬来门板等物，填塞缺口。

许乃钊屡遭挫败，上海县城久攻不克，竟说天时不利。7月1日，他上

奏说：“历观每次攻城，满拟必可得手之时，辄为大雨所阻，天意或者不欲使逆匪聚抗大兵，致令多戮无辜也。”连昏庸的咸丰皇帝见了也觉得荒谬至极。咸丰帝龙颜大怒，认为许乃钊是个无能之辈，便决定将他革职。7月7日，咸丰皇帝发出上谕，斥责许乃钊剿办小刀会不力，劳师费饷，日久无功，还处处被英国人所挟制，便将他革职，交向荣差遣委用，而授吉尔杭阿为江苏巡抚。7月11日，苏松太道吴健彰被咸丰皇帝以“勇夷养贼”和“侵吞关税银两”等罪名革职拿问，职务由蓝蔚霖代理。

继承许乃钊的吉尔杭阿是咸丰皇帝信任的满族人，他既接替了许乃钊的职务，也继承了吴健彰的卖国投降活动。在外国侵略者看来，他是很理想的人物，一位美国侵略者头目曾当面夸赞吉尔杭阿，说他在中国住了20年，最大的人物是伊里布、耆英和吉尔杭阿。吉尔杭阿上任后，进一步和外国势力勾结起来，对上海小刀会进行联合进攻。他之所以敢于这样卖国投降，是清朝政府默许的。对外国侵略者来说，虽未实现全面“修约”，但在上海得到了实际的特权。他们在捞到好处之后，便撕破了“中立”的假面具，开始对小刀会起义军进行武装干涉。

五、北门之战

“泥城之战”以后，外国势力和清朝统治者勾结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革命力量。清军虽不断变换战术，却还是屡遭失败，便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武装干涉上。1854年6月15日，美国公使麦莲和英、法、美三国领事会商，决议强迫小刀会起义军退出上海城。由于英美两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订条约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英、美两国才没有公开出兵，参加镇压小刀会起义，法国则扮演了武装干涉的刽子手角色。

1854年8月21日，法国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辣厄尔乘巡洋舰“贞德”号到达上海，他极端仇恨小刀会起义军，污蔑起义军是“叛党”，公然宣称，“容许叛党存在便是人类文明的耻辱”。他偏袒清朝当局，同英、美两国当局共同商定了保护租界的办法：美国人防守租界北部，英国人防守租界中部，法国人防守租界南部。

9月下旬，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与美国公使麦莲、英国公使包令来到上海，吉尔杭阿认为救星来了，便直截了当地要求法国派兵帮他镇压小刀会起义，双方很快达成默契，勾结在一起。于是法国当局切断了法租界与上海县城的交通，与清政府一道加紧策划武装干涉。

1854年11月22日，清军与英、美、法侵略者达成协议，继续修筑界墙直到陈家木桥，隔断上海县城与租界之间的交通。在此之前，外国侵略者和清军在上海城北面建筑围墙，断绝起义军的接济，但闸北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将粮食送到城边，起义军再用筐篮吊上，粉碎了敌人封锁的阴谋。此外，面对敌人的封锁，起义军在陈家木桥以南靠近租界的地方，筑起30余丈长的炮堤，并在陈家木桥以东打狗桥下挖掘地道，既可以潜通接济，紧急之时又可由此转移。这些措施引起辣厄尔的强烈反对，指责起义军修筑炮台会危及法租界安全。12月9日早晨，辣厄尔派出水兵30人，保护招来的200名左右的雇工，强行拆毁陈家木桥以南炮台，起义军鸣枪警告，雇工吓跑了，法军用短枪和野炮向起义军射击，起义军被迫还击。下午2时，辣厄尔下令法舰“高尔拜”号轰击县城和小东门炮台，炮火密如雨点，租界内的法国水兵也向城上的起义军疯狂射击。清军得到法军开火的清息，也传令开炮轰城。

12月14日，法国侵略者正式向起义军宣战，辣厄尔请法国领事爱棠转告英、美两国领事：从今日起，法军对起义军进入包围战争的状态，英、美两国侨民如与城中起义军发生关系，将遭受危险。从此，法军加紧对上海县城的封锁，无论任何人走近城墙，就开枪射击。起义军并没有屈服，12月21日至24日，起义军连续4天从南门缒城而出，与清军作战，向敌人投掷火药包，杀伤一些敌人。

12月15日，清军以地雷轰城，事先他们在南门西侧挖掘地道，埋好火药，准备卯时引爆，清军在北面、西面和南面埋伏，只等炸响后同时攻城，法军在东北面堵截，以防起义军逃走。由于潮水上涨，引火线受潮，直至已刻初地雷才爆炸，3丈余城墙被轰塌，3000多清兵渡壕抢登缺口。起义军早有准备，枪炮对准缺口射击，并在缺口两旁埋伏部队，用火箭、喷筒对付清军，随后有1000余起义军冲到缺口，与敌人短兵相接，清军没有一人敢攀登到缺口上面。其他各路清军各竖云梯，从多处爬城，起义军早给敌人准备好了火弹、火药包，爬城的清军死的死，伤的伤。清军后队不敢前进，各路清军只是沿城射击，向城内发炮，最后只得撤退。这次战役，清军死亡200多

人。

为了配合法军的武装进攻，外国侵略者对起义军进行招降活动，他们威协恫吓，诱惑欺骗，但起义军没有被吓倒和迷惑，表现出不屈不挠、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外国侵略者的招降诡计破产了。

清军在上次地雷轰城失败后，迫切希望与法军合谋，对起义军发动新进攻。辣厄尔同吉尔杭阿密谋商定具体办法：辣厄尔负责攻打缺口，指挥法军爬上城墙；吉尔杭阿负责供给人员，在城河浜上架桥，在冲锋队后面运送泥土袋，以便在缺口处堆成必要的墙壁。约定法军爬上城墙后分成两队，分别去打开北门和小东门，而由清军完成对县城的占领。时间定于1855年1月6日上午，由法军向县城东北隅炮轰。

于是，清军立刻进行军事部署，分别在县城的北门、西北、西南、南门至小东门等处部署兵力，清军几乎倾巢出动，并束上蓝色腰带作为标记。

起义军见敌人将要攻城，便全力以赴备战，同时向法军发出警告。1月5日夜，陈阿林送给法军一封信，要求辣厄尔不要攻城，说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是为了把它交给太平王，如果法军攻城，起义军将奋起自卫，直到最后一人。

1月5日深夜，法军和清军按计划发动了进攻上海县城的“北门之战”。法舰“贞德”号和“高尔拜”号炮轰县城，炮声震天动地。次日早晨5时，登陆部队250人集结于法租界，然后向东北隅城墙开火。7时30分，城墙被炸开一个缺口，法军吹响冲锋号。在炮火掩护下，法军很快越过城壕，爬上缺口，插上了法国国旗，狂呼“皇上万岁！”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见不到一名起义军，以为上海县城垂手可得了。

起义军埋伏在缺口对面的一家典当铺里，架好一门重炮，葡萄弹装满膛，在墙壁和屋顶留下炮眼，又在附近的房屋开了枪眼。正当法军高兴的时候，只听一声炮响，5名法军官兵登时丧命，还有几名官兵受伤。起义军以猛烈的火力迎接越进缺口的法军。一位目睹此役的外国人曾写道，在起义军隐蔽处前面的空地上，布满绊索，内藏长尖的铁钉，踏上拨不出脚来。还有几个很深的粪坑。四周早已严密布防，走不了几步，就不免掉进陷阱里。假设法军直奔此地，必会全军覆没，因为地上不露痕迹，如平常空地。

法军占领缺口后，分两队向北门和小东门进发，留在缺口处的法军遭到起义军的射击。法军急忙将清军运来的沙袋筑起一个临时壁障，安装一尊过山炮，轰击起义军工事，清军则扔下沙袋就跑，法军在那里支撑着。城内的一些房屋被法军炮火炸毁，很多地方起火。

两队法军窜入城内，起义军沉着应战。陈阿林指挥起义军，在法军经过的街道附近的防御工事里，向敌人射击，每座房屋都成了堡垒。向北门进发的法军在连遭枪击之后。总算到了北门；而向小东门进发的法军，因路途较长，前进困难，损失惨重，丧失了战斗力。

北门早已被起义军用土包、砖石填塞，冲过来的法军很难打开城门。他们费了半天劲，才将城门撬开一条缝，仅能侧身挤进一人。后来城门渐渐推开，清军才冲了进来。法军完成了任务。连忙撤退。

1500名清军进城后，疯狂屠杀，将手无寸铁的老人、妇女和孩子砍死，并且大肆劫掠。清军的暴行，激起了起义军的万丈怒火，起义军在北门街道的楼房里，用枪炮猛烈打击敌人，在屋檐下挥动刀矛，砍戮敌人。清军遭到很大伤亡，便乱掷火包，烧毁房屋。

清军到处遭到打击，无法向城中深入，有些清军转而向西窜去，准备接应在西门爬城的清军，埋伏在房屋中的起义军施放枪炮、喷筒、火箭，狙击敌人前进，在城墙上的起义军也痛击敌人。在起义军的英勇抗击下，清军后队兵勇不敢前进了。

潘起亮率领一支 150 人或 200 人的起义军，从隐蔽处冲杀到城边，全队大声呼喊，杀声震天，清军听到起义军的呼喊声，惊慌失措，乱成一片，四散逃命。约有 60 名清军避入广福寺内，被起义军放火烧死。在极度混乱的情况下，清军还不及从城门逃走的，就从城上放绳坠下，有的自己跳下，有的被人推上挤下，有的当场摔死，有的跌在长矛上面，有的折胳膊断腿，有些从城墙缺口跑出来的清军受到法军的阻止，他们便向法军开火，法军也开枪打死几名清军。法军见清军经不住起义军的冲击，也想趁机溜走。起义军越战越勇，迅速追到城墙缺口，围攻法军，法军只得狼狈逃窜。

北门之战，小刀会起义军获得很大胜利，击毙法军 13 人，其中军官 3 人，击伤法军 30 余人；打死清军约 400 人，打伤近 1000 人。法国领事无耻地把这次进攻说成是“为着正义的、神圣的使命”，以此掩盖他们的反动罪行。尽管法军有过山炮，榴弹炮、来福枪、毛瑟枪等西方最新式的武器，但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他们尝到了上海人民反抗斗争铁拳的滋味。

这次战役，起义军之所以获胜，二是起义军事先了解了法军的动态，作好了战斗准备，严阵以待；一是起义军具有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他们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另一个原因是加入起义军的外国人发挥了作用，当时约有 60 名外国人参加了这次战斗，他们也表现出了英勇战斗的精神。

小刀会起义军面对外国侵略者和清朝军队的联合进攻，表现得不屈不挠，英勇顽强。这次战斗，起义军是在法军、清军攻进城后才实行反击的，敌人在起义军面前丧魂落魄，不堪一击，国内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被粉碎了，表现了中国人民同敌人血战到底的革命气概。

六、突围失败

经过一系列的较量，中外反动派认识到用武力是不能消灭小刀会起义军的，他们便联合加紧封锁上海县城。封锁使起义军面临严重困难，一是粮食火药供应断绝，二是失去附近地区农村的支援，使小刀会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

早在 1854 年 4 月 24 日，英、美、法三国领事就通告其侨民，禁止将枪械弹药和供应品售与起义军，后规定凡曾在城中为起义军所用的三国侨民，都不准返回租界居住，也不准三国侨民入城帮助起义军。清朝当局还与列强串通，挖掘壕沟，以断绝租界与上海县城的联系。10 月中旬，布尔布隆同意吉尔杭阿派人在法租界筑一道界墙，将法租界与县城隔开。辣厄尔答应派兵保护筑墙工人，不准起义军越过界墙。因此，这道自法国人住处附近到将近北门的落红桥的界墙筑得很快。这墙约有 3 尺厚，筑得很坚固。筑墙以后，除了墙东头靠近黄浦江边有一个警卫森严的关口之外，租界和县城之间的交通完全断绝，切断了小刀会的陆上物资供应。

法国筑墙后，吉尔杭阿继续同英国公使包令策划筑墙之事，11 月 18 日，吉尔杭阿与美国公使麦莲会商，麦莲欣然同意筑城。11 月 22 日，吉尔杭阿同英、美、法等国外交官商定，继续修筑界墙，由美、法两国派兵看守，不准接济起义军火药等项，并不准外国人私自进城。这样继法国在洋泾桥一带也筑墙后，美国在三茅阁桥一带、英国在陈家木桥一带筑起墙来。由于英国没有派兵看守，陈家木桥带的界墙修筑后，被起义军出城摧毁了。

“北门之战”，中外敌人遭到惨败，他们便决定对县城严加围困，切断起义军的军需供应，使其弹尽粮绝，孤立无援，以达到制服和消灭起义军的目的。于是，他们加快了修筑界墙的速度。1855 年 1 月 10 日，阿利国向英租界内的英国侨民发出通告，不得与城内起义军保持交通关系，否则后果自负。清朝当局向洋泾浜一带的茶栈及贩运茶商提出捐资，以修筑界墙。1 月 13 日，署理上海知县孙丰发布布告，宣称洋泾浜北岸自黄浦滩至陈家木桥一带地段，已由英国侨商承租，中国百姓不得在此建房，擅自建房的，限于 10 天内自行拆除迁出，至 1 月 18 日应拆而仍未拆的房屋，“英国当局即将派人拆除。”清朝当局强迫洋泾浜一带妨碍筑墙巡守处所的居民迁移，致使数千人在寒冬的季节无家可归，有的人被迫自尽，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在拆屋筑墙的同时，为加强对上海县城的包围和封锁，清军在洋泾浜尽处周泾浜地方，添设 3 座营盘，这既可断绝外界对县城的接济，又可为进攻北门的部队增援。1 月 17 日，有一二百名起义军出城直捣清军新筑营盘，清军出动 1000 余人，双方在跑马厅交战，起义军打死数名清军。

拆毁民房后，清军用两昼夜时间，沿河囊土垒墙，到 1 月 22 日，筑起一道 1 丈多高，约 3 尺厚、长为 654 丈的界墙，从法租界的黄浦江边一直通到洋泾浜以南的周泾浜。1 月 25 日，清军到陈家木桥一带及马路南半段等地驻扎，并在租界筑了一座装备两门大炮的炮台。

界墙修好后，英、美、法三国对上海县城实行严密封锁，切断一切外界供应。法军对一切企图与城中小刀会起义军往来的人，一律开枪射击。一天黄昏，一位老太太想把一篮食物送给城里的一个亲戚，法军见了，开枪射击，她的大腿受伤，倒在地上，法军哨兵又用来福枪射击，在她近旁溅起泥土，最后她的背上又中一枪。可怜的老太太躺在那里哀号，直到半夜，才被起义

军抬进城里。法军为封锁县城，每天射杀的无辜群众数人至数十人不等，其罪行令人发指。

清朝当局和外国侵略者的严密封锁，使城内起义军困难重重，他们得不到郊区农民的支援，无法补充兵员，同时也不能获得外部的粮食与弹药等物资的接济，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留在城内的居民约有二三万人，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他们忍受着饥饿的折磨。从1855年1月25日起，刘丽川等义军首领命令起义军食糜粥、草根，同时以少量粮食供应群众。存粮越来越少，米价不断上涨，2月上旬，每斤米竟高达300文，很快又涨到四五百文。起义军“杀牛马以食”，民间将所有的猫、狗都杀光吃光了，又吃草根、树皮。接着便有人饿死，每天都有8个到10个人饿死。弹药也消耗得所剩无几，城内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

自2月4日开始，吉尔杭阿督率清军连日攻城，企图耗尽起义军弹药，2月6日早晨，清军数千人水陆并进，六门齐攻，起义军顽强应战，对准敌人发射枪炮，打得敌人不能上城。法军也趁火打劫，用大炮在城墙上轰开几个缺口。起义军自小东门之南缒下数百人，在郎家桥一带放火，烧毁房屋，欲乘势冲过南营清军，突围出去。又有500余名起义军由大东门出城，抄袭南营清军之后，清军拼命阻挡，起义军被迫退回城中。

2月9日中午，起义军从西南十战缒下数百人，欲冲三官堂清军营盘，清军应战，双方激战两个时辰，起义军有数十人牺牲，最后被迫撤退。

2月10日中，约有2000多名起义军假扮成难民，由大、小东门冲出，分路进攻南营清军的四处炮台，想一举占领炮台，以便冲出敌人的包围。清军拦阻，起义军被俘5人，阵亡100余人。起义军又从城上缒下数百人，直冲浦滩，以牵制敌人。清军堵截包抄，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清军战船也开炮轰击起义军。吉尔杭阿与虎嵩林又调兵遣将，援救清军。起义军表现得勇猛顽强，但终不能夺取清军炮台，苦战将近两昼夜，到2月12日清早才退回城中。起义军歼灭了一些敌人，但自己损失惨重，近200余人牺牲。

2月14日拂晓，数千起义军从西面、西北面缒城而下，往北冲到陈家木桥，进攻新建墙垣。当起义军逼近城垣时，清军开枪射击，外国列强也督兵防备，与清军一道对付起义军。起义军组织了几次进攻，都无法突破墙垣，便转而向西，以抄袭陈家木桥清军营盘，虎嵩林命清军援救，起义军继续向前进攻，但仍突不破清军的防线，最后由西门回城。这次战斗又损失了一些将士，将军林阿明不幸被俘。

2月15日，起义军夺取了一艘外国舢舨的货物、枪炮和现金。晚上，起义军又冲上黄浦江上的一艘英国舢舨，夺取艇上枪炮和货物。英方大怒，致函起义军首领，要求马上归还被夺的财物，并引渡肇事的起义军，否则将采取报复措施。起义军首领被迫交还财物和交出几名士兵，以免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但否认事先知情或曾参与此事。

2月16日清晨，清军在小南门用地雷轰城，轰塌城墙2丈多，清军乘势猛烈攻城，杀害起义军数人，烧毁城上帐篷，夺取起义军的炮位、旗帜、器械。法军从其界墙方面向城中开炮。危急之时，陈阿林率起义军数百人冲出民房，冲上城墙，用喷筒、火箭拼命抵抗，打死清军30余名，打伤100余名，清军遭受很大损失，只得败退回去。起义军又一次守住了县城，但也损失将士40多人。

面对中外反动势力的包围封锁，上海县城实难再守，但如何转移出去，

是起义军面临的一个严峻而紧迫的问题。2月17日，也就是大年正月初一这一天，小刀会领导人商议转移问题，将领们就应采取何种步骤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怒气冲冲地散场，各自找最合适的时机转移。随后，小刀会领导人还是决定打到镇江府，参加太平军，方案虽好，但困难很大。刘丽川和陈阿林商定，各自带领一部分队伍，预约在西门外集合，并在清军中寻找友人引路，以便夜间安全穿过敌人营垒。当天深夜，刘丽川和陈阿林分别率领一部分起义军，悄悄打开西门，出城后两队各自行动。

刘丽川所率领的部队，由预先约好的清军中的向导引路，经过敌人营房时，并没有受到清军攻击。次日黎明，刘丽川等200多人到达虹桥，正好与虎嵩林所率清兵相遇，孙丰也带兵追来，起义军与敌人激战，尽管起义军又饥又饿，疲惫不堪，但仍拼死肉搏。起义军除30多人被俘外，刘丽川被清军士兵贺大胜韦友瑶两人杀害，他的“招讨大元帅”和“受命贵天”两颗大印被敌人缴获，其余将士也都壮烈牺牲。

陈阿林所带领的队伍，由于黑夜迷路，在墓地间转来转去，没有到达约定地点。最后只得涌入租界以求安全。他们跑到美军的营的房里，美军官允许他们薙发易服，使清军不易认得，但大多数起义军战士仍被查获斩首，尸骸遍地，惨不忍睹，陈阿林侥幸逃生，他藏到一乡民家中，换了一身旧衣服，手提竹篮和油瓶，装扮成平常百姓，然后来到街上，经过无数清军，没一人识破。他到达一位友人家，友人帮他离开上海，后流亡到香港、新加坡等地。

除刘丽川、陈阿林率领的两支队伍外，一些起义军从城中分别出走。徐耀率领160余名起义军由小东门、北门冲去，全部被清军捕获，最后都惨遭杀害。还有蔡三冬、周龙林等300多名起义军将士出城以后，不及隐蔽，被清军及团练逮捕，审讯之后，分别被凌迟处死。

起义军的这次突围，大部分人遇难，只有少部分队伍杀出重围。突围是失败得，而且失败的很惨重。但起义军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与清军浴血奋战，不怕牺牲。广大群众千方百计营救起义军一些起义军将士之所以能够突出重围，躲过敌人的屠刀，是与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协助分不开的。一位叫斯嘉兹的英国人在他的《在华十二年》一书中曾写道：“中国人的行为是可钦可佩的。有的人，只要泄露一点消息，就会立时惨遭杀身之祸，但他们总是竭尽全力给予援救。我有机会看到许多动人的实例，足以证明中国人热心救人急难，“有些中国人，原来是与叛党毫无关系的，这时竭力设法隐蔽他们所能看到的事实，全力予以救援，这些人的热诚关切，使人看了非常高兴。上海人、宁波人、福建人、广东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原来颇有陷害党徒、领到巨额赏格的机会，但是他们都能设身处地，对于这些在急难中的人，采取真正的人道主义和仁爱的立场。”起义军和上海人民共同写下了上海革命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清军得知起义军撤出上海县城后，马上从东南两门攻城，南门先破，随后东门，西门被攻下，清军枪炮齐发、蜂拥着冲进城里，上海县城终于落入清军之手。清军入城后到处放火，预防起义军的伏击，大火狂烧了24小时，以致半个上海全部化为灰烬，千家万户的财产悉告毁灭，上海县城中心，几乎没有一家商店，没有一所象样的住宅不变成断壁残垣的。清军还在城中大肆抢劫，一见财物，立即强行夺取，甚至连死人身上的衣服也要剥下来。斯嘉兹写道：“城内的情景，正是中国官兵的耻辱。每一件留下来的物品，他们都要抢劫。”清军还在城中疯狂屠杀，逮住起义者就处死，对藏匿起义军

的人也要处死，甚至连无辜的妇女、儿童和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惨遭杀害。3天内，约有 1500 人被杀害。清军的血腥暴行，真是罄竹难书。

七、继续斗争

历时约一年半之久的上海小刀会起义，最终被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去了，大批起义军将士惨遭杀害，但是起义军并没有完全被杀绝，在广大群众的掩护帮助下，仍有一部分将士冲出重围。虎口逃生。他们并没有被征服，敌人的刀枪可以杀害起义军的生命，但却不能摧毁起义军将士反抗中外反动派的革命意志和坚强决心，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重新拿起武器，在各地继续进行反抗斗争。

潘起亮率领的一支起义军，在1855年2月17日出城后，凭着他们的机智勇敢，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利用他们懂上海方言的有利条件，终于冲出了敌人的重围，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镇江，参加了太平军，后来到过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今南京）。随后，潘起亮率领的小刀会队伍隶属于侍王李世贤部，转战于安徽、江西、浙江等地。1861年12月9日，潘起亮引领李世贤部下的太平军，迅速突破中外敌人设置的重重障碍，发动对宁波的进攻。他和太平军战士英勇奋战，在南门外渡过城壕，顺着梯子爬上城墙，清军抵挡不住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丢盔卸甲，纷纷逃命。清朝署理浙江提督陈世章、宁绍道台张景渠逃入英国领事馆，由法国军舰送往定海。太平军占领宁波后，掌管了宁波海天，潘起亮为太平天国立了大功。

1862年4月，太平天国在江东建立海关，称天宁公，公布税则，潘起亮被任命为海关监督，负责征收商税，颁发执照，至今仍保留下来一张盖有“太平天国天朝九门御林真忠极国衡天安潘起亮”印章的税票。衡天安是太平天国对潘起亮所封的官爵号，安爵在太平天国六等爵中排第二位，说明潘起亮的地位很高。

1862年5月10日，中外反动派联合进攻宁波，清军攻城，美、法两国军舰炮火配合。太平军奋勇抵抗，但因寡不敌众，宁波失陷。随后，中外反动派相继攻克余姚、慈溪，潘起亮随戴王黄呈忠退往上虞。他们同太平军首王范汝增部合作，于9月26日再克余姚。11月18日，余姚再度失守。黄呈忠部仍据上虞。这时，潘起亮正招集广帮，即小刀会或天地会成员，来浙东助战，希图再克宁波，清军急忙拼凑队伍，于11月22日打败黄呈忠部，占领上虞，以免潘起亮招集的广帮和太平军会合起来。

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局势急转直下，潘起亮并未丧失斗志，继续跟随李世贤部坚持战斗，从江西、广东进入福建，他被封为天将。10月9日，他随军进占永安，留此驻守。12月27日，潘起亮率部由永安转移到坎市。1865年2月，潘起亮奉李世贤命令，前往漳州，准备攻长泰、泉州，切断清军饷道，以攻取福州，但因计划被敌人探知，敌人加强了长泰的防守，未能实现。5月15日，漳州陷落，潘起亮随军西撤，转战南靖、平和、永定等地。5月26日，他们在福建永定塔下搭架三座浮桥，正在渡河，遭到清军突袭，敌人枪炮齐发，又有小股清军绕过岸边，从背后进攻，他们两面受敌而失败。潘起亮在战斗中不幸落水身亡。这位小刀会起义军的著名将领，在上海失陷后又加入太平军，又同敌人战斗了10年。

还有一支由闽帮组成的小刀会起义军，从上海县城突围出来后，辗转回到江西。这时，周春、葛耀明等率领的广东天地会起义军在围攻广州失败后，转入江西活动，谋求与太平军会合。所以，这支由上海来的小刀会起义军便在江西加入了广东天地会起义军，他们同样以红巾裹头为标志。

翼王石达开带领太平军进入江西后，于1855年12月9日攻占新昌（今宜丰），12月18日攻占瑞州（今高安），12月19日攻占临江，1856年1月8日攻克袁州（今宜春），3月1日攻克吉安，3月28日占领抚州。在这段时间，包括小刀会起义军在内的广东天地会起义军，接连投奔石达开，成了太平军中的“花旗”部队。他们加入太平军后，壮大了太平军的力量，共同投入反对中外反动派的斗争，连战告捷，将湘军魁首曾国藩困于南昌，又分出部队由石达开带往天京，参与摧毁包围天京三年之久的清军江南大营，从而使太平天国前期的军事力量发展到最高峰，太平天国的一系列军事上的胜利，其中也有小刀会起义军余部的功劳。

还有一部分起义军，撤出上海县城后，退至嘉定真如镇与南翔镇一带坚持斗争。起义军余部吴阿荣等人退到真如镇后，集结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称“三千帮”，当地士绅曾说：吴阿荣本系红头，曾在上海城中据守，后来漏网。1860年6月，他们数人痛打引导外国军队来到镇上的通事，而被外国军队押往上海，加以迫害。与此同时，太平军攻打上海，南翔一带的起义军余部立即起来斗争，配合太平军作战，7月1日，太平军攻陷松江城，7月15日，进攻七宝镇。地主武装组织抵抗，太平军不久放弃松江北去。诸翟镇的地主武装也来攻击太平军并攻剿南翔一带小刀会余部。还有一部分小刀会会员退出上海县城后，在浦江乡下隐藏起来，秘密从事反抗斗争，称浦东塘桥帮。太平军进攻上海时，他们与太平军取得了联系，随即聚集数千农民，日夜赶制旗帜，准备起来配合太平军，因走漏了风声，遭到上海知县刘郇（xún）膏的镇压，还没起义即被扑灭。

还有一支小刀会起义军逃到了海上，他们成为一支力量很大的海上抗清武装队伍。小刀会起义军中，有许多广东、福建沙船上的船夫，上海陷落前夕，他们实行转移，虽有伤亡，但不少人安全脱险。起义军撤出上海县城后，也有一些小刀会会员逃到了海上。小刀会会员到了海上，继续同清朝统治者斗争。1855年4月11日，江苏、浙江运粮漕船，行到山东黑水洋石岛以南时，“被艇匪抢劫银米”，4月15日，有数十只装豆卫船被截。清军官方禀报说：山东石岛、成山一带，广东盗贼很多，开始时骚扰南来卫船，每船索银1100两，随后抢截北上沙船，银、米都有损失，其他船只不敢前进，影响海运大局。清朝统治者深感头疼，命令山东、江南以及盛京（今辽宁）等地大力增调兵力，严加防范，但仍无济于事。从4月至7月，官船商船频繁被“盗船”、“盗艇”所劫。据《大清历朝实录》记载，这段时间官船被劫至少有八九次。

4月27日，有“匪船”5只，约三四百人，在即墨县之金口掳去官船5只，要求用银来赎；同日又在胶州地面，开放大炮，掳走两只船；再到青岛，开炮击毁几处清军住房，劫走几名水手，又劫获货船1只。这使清廷感到震惊。

5月30日，在石岛（伉荣城）洋面，曾有几艘“盗船”企图攻占口岸，清守军开炮迎击，清军11艘船被轰毁。第二天又来了1只“盗船”，配合前一天的船只来攻，清军凶猛的炮火，轰毁“盗船”1只，“盗船”才退却。

6月24日，突然有10余只“盗船”，随同商船一起，闯进没沟营口，然后开炮，劫掠商船，将所有进出船只截住，索要银两。直到7月10日，“盗船”才退出海口。没沟营口商船云集，税课攸关，清廷命令当地将官，设法堵剿，严密防范。

7月13日，“盗船”又驶回没沟营口，后又窜入复州（今属辽宁瓦房店

市)娘娘宫海口,登岸袭击清军,并将清军战船围截烧毁。7月23日,又有“盗艇”32只,驶至金州(今辽宁金县)羊头洼口,直扑岸边,经清军轰击,几名“盗匪”被击毙,“盗艇”仍盘踞营口。清廷命令清军官兵严守口岸,并到山海关、奉天处洋面,攻剿“匪艇”。

7月16日,有南来的“盗艇”三四十只,占据石岛口门。7月18日,“有盗船十七只”,进入即墨县金家口外香岛停泊。清廷怕这些“盗船”声东击西,命盛京、直隶、山东沿海等地严加防堵,又令怡良等再派水师赴山东协办攻剿。

这些“盗船”、“盗艇”是属于上海小刀会余部的,他们活跃在山东、直隶,盛京等地沿海的广阔海面上,活动范围广泛,机动灵活。他们截留官府船只,夺取漕粮银两,烧毁敌人兵船,给清朝漕运造成严重的威胁。他们甚至登岸袭击清军营地。小刀会余部的海上斗争,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的反清斗争。

史实充分说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军余部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继续高举反抗斗争的旗帜,同中外反动派进行顽强斗争,充分表现了小刀会起义军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八、历史总结

上海小刀会起义是近代史上上海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从属于当时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

鸦片战争后，上海及其附近地区成为全国较早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区之一，清朝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外国资本主义魔爪的伸入，给上海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是上海人民的两大敌人。上海小刀会起义，是上海人民同两大敌人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是在上海人民一系列的反抗中外反动派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海小刀会起义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和闽南小刀会起义的推动下爆发的。参加者有当时社会上许多阶层的群众，他们全部投入了反抗斗争之中。作为小刀会主要力量的航运水手、斗争非常坚决。另一支基本队伍是贫苦农民，他们苦难深重，不怕牺牲。其他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等，也同农民一道，顽强战斗。

小刀会起义军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他们揭露清朝统治的腐朽，痛斥清朝统治者剥削压迫人民的暴行，他们高举义旗，反抗清朝的统治。他们摧毁了道台衙门等清朝统治机构，杀死了一些清朝官吏，消灭了大量的清军，抵制和反对清朝当局的招抚活动，奋勇抗击清军的镇压。小刀会起义的另一个矛头是指向外国侵略势力，他们谴责美国领事支持清朝当局向起义军反扑，拒绝列强的招降，抗击法军的进攻，抵抗中外敌人对上海县城的封锁。

小刀会起义军的斗争是和太平天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刘丽川曾主动向天王洪秀全呈上奏报，争取太平天国的领导，并且改国号为太平天国，接受太平天国的信仰主张。太平天国表示欢迎。斗争危难时，起义军决定前往镇江，投奔太平天国。突围失败后，潘起亮率领部分小刀会战士，直接加入太平军，在太平天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小刀会起义军虽然给与中外反动派以沉重打击，但它还是悲壮地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内部和外部的几种因素。

从起义军内部看，他们自身存在着种种难以克服的弱点，最后导致失败。首先他们未能维护内部团结，集中力量对付敌人。小刀会内部的帮派现象与矛盾难以消除，起义军内部原有七个帮派，彼此存在矛盾，没有真正统一起来，从而严重地削弱了小刀会的战斗力。

其次，小刀会没有长期坚持的严明纪律，以加强自身的力量迎战敌人。起义之初，纪律良好。随着不断胜利，起义军滋长骄傲情绪，纪律逐渐松懈，甚至遭到破坏。起义军曾为筹集军饷，与乡民发生流血冲突。后来，起义军对城中居民也有勒索行为，这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起义军中还出现一些见利忘义分子，有人破坏军纪，见有财物，就席卷潜逃，有人竟叛变投敌，瓦解队伍，涣散斗志。

第三，小刀会起义军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没有远大的奋斗目标和正确的政策策略，以动员广大群众开展斗争。起义之初，实行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国号为“大明国”，后表示服从太平天国领导，改号为“太平天国”，但没有提出新的政策，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在军事策略上也屡有失误，在对外关系上存在弱点。小刀会起义军的政治眼光短浅，因而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上都存在缺点和错误，不可避免

地导致失败。

从外部因素看，中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敌强我弱，终于将小刀会起义军镇压下去。小刀会起义之后，清朝当局从苏州和江南大营抽调兵力进攻上海县城，苏州、浙江以及上海本地的士绅出资募勇，组织团练，参与镇压起义军。泥城之战后，列强与清朝当局勾结起来，出面诱降，法军与清军一道进攻起义军。列强还对上海县城进行封锁。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十分强大的反动力量，最终将起义军淹没在血泊之中。上海小刀会起义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被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去的人民斗争。

小刀会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用鲜血谱写了上海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心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抗精神，他们的斗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小刀会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在上海一带的封建统治。起义军在一个早上就占领了上海县城，如晴天霹雳，令中外敌人人为之丧胆。起义军又很快夺取了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四县，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封建统治阶级，捣毁这些县的清朝统治机构，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没收官吏豪绅的钱财，并宣布豁免清朝赋税，消灭了大量清军，焚毁庙宇中的菩萨偶像，使这些地区清朝封建统治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各方面都受到强烈冲击。上海关税收入是清军江南大营军饷的重要来源，江苏海运漕粮总局一向设在上海，清朝京师所依赖的江南漕粮由这里出海北运，上海对清朝统治者非常重要，所以上海小刀会起义使清朝政府胆颤心惊。咸丰皇帝几次发出上谕，要求清军尽快攻克上海，不可拖延时日。小刀会起义军在上海这座孤城坚持斗争达一年半之久，连外国人都感到惊讶。《北华捷报》在上海失陷后的一篇报道中评论说：“说来奇怪，城墙如此长，各方面可以遭到敌人攻击的地点如此之多，攻城的官军又如此之众，而这样一支少得不相称的队伍竟能固守危城如此之久，真是出乎欧洲人的意料之外。”

小刀会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小刀会起义后，“外国侨民，无论是在走路、乘车、或在外做事，总是惶惶不安，亲眼看到别人的苦难，感到触目惊心”。他们脑子里在想，“这样的情况到底还能持续多久呢？这种罪恶活动有没有早日终止的希望呢？外籍居民什么时候才可以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在碧绿的田野上散步？什么时候可以再去访问农村，再从这个狭隘的城郊市廛（chán）到青山之上、绿水之边去逍遥漫步，重享心旷神怡的幸福呢？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可怜的人们回到自己的家园，贸易恢复常规，安全的感觉接替目前扰攘不宁的景象，富裕和繁荣代替贫穷和灾荒？”显然，小刀会起义冲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权益。

小刀会起义使列强对华贸易受到了影响。上海县城被小刀会攻占后，商业陷于停顿，进口贸易几乎完全停顿。怡和洋行向香港总行报告说：鸦片贸易“连续的不景气”，“虽然价格这样便宜，但仍然没有人买”。小刀会起义期间，英国在上海的贸易，无论进口或出口，都出现急剧暴跌的趋势，而且由于上海这个通商口岸的重要地位，与英国对华的整个贸易关系很大，马克思在论《英中条约》中引用英国对华贸易统计：1852年共计2,508,599镑，1853年共计1,749,597镑，1854年共计1,000,716镑，说明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时期英国对华贸易逐年猛跌。美、法等国对华贸易数量虽小，但也受到了打击。

小刀会起义，不仅在经济上打击了西方列强，在政治上也否定了西方列

强的在华特权。如刘丽川在致英、法、美、葡、普各国领事的照会中称：“本军与太平军已属一体，今日之中华实与外邦并驾齐驱矣。”这种革命气概和清朝政府奴颜婢膝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表现了反对列强侵略的英雄气概。

小刀会还表现出对外国侵略者宁死不屈的态度，同列强的诱降阴谋与武装干涉展开毫不妥协的斗争。他们严词拒绝外国侵略者的招降，敢于同外国侵略者进行军事较量。1855年的北门之战中，小刀会起义军以简陋的武器把法国侵略军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使西方武器丧失威信”，外国侵略者的自供，说明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正义的人民大众，而不是外国侵略者的洋枪大炮。

上海小刀分起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小刀会起义的历史表明，清王朝已经走向腐朽和没落，清朝封建统治者在走向灭亡之时，会进行垂死挣扎，会撤去民族的藩篱，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人民革命；外国侵略者在迫使清朝统治者屈服而取得特权的条件下，会撕掉“中立”的伪装，与清朝统治者联合，共同镇压小刀会起义。小刀会起义是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扑灭的，这种反革命的联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又加以运用。中国人民从小刀会起义被中外反动派镇压下去的血的事实中认识到，国内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是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只有摧毁中外反动势力，中国人民才能获得解放。

小刀会起义的历史表明，起义军内部存在矛盾是导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起义军要想取得斗争的胜利，必须摒弃狭隘的宗教观念，消除帮派对立，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共同对敌。起义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长期维持严明的纪律。这就告诉人们，起义军要取得最后胜利，应当防止强迫命令、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等腐败风气的滋长，长期坚持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良好作风。

小刀会起义的历史表明，贫苦市民和农民是反抗斗争的主力，但由于小生产者阶级地位的局限性，他们的政治眼光短浅，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远大的奋斗目标，没有制定出正确可行的对内对外政策和策略，不能将斗争引向深入。这就充分说明，旧式会党组织已经难以肩负起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重任，人民革命斗争需要由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来领导，要以科学的革命理论为指导。在中国近代社会中，新产生的阶级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队级组织过政党，领导过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新局面，但由于其自身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它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并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样，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夺取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小刀会起义军抗击中外反动派的业绩和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赴汤蹈火的事迹、不屈不挠的斗志、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长期以来赢得了上海人民的热情赞扬，上海人民也引以骄傲，很多文学艺术作品，生动地反映了这次起义。小刀会起义军用自己的鲜血，在近代中国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光辉篇章，他们的光辉业绩，永戴史册，不可磨灭！他们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他们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激励着后人为创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